



打工者的年味是从一张小小的车票开始。

离过年还有两个月时间,计划回家的人便在盘算着如何找到车票回家。坐火车,还是汽车,怎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车票,成为车间工友们最热闹的话题。10年前,我在车间,那时手机还不能上网,只能拨打订票,电话一次又一次拨通,显示总是无票。后来可以网上订票,再后来手机网上抢票,订票越来越方便与简单,春运的票总归紧张,特别是从广东北上的车票,更是一票难求。票虽难买,家总得回,何况回家计划早就安排好。除传统的回家相聚,年轻人有更多理由得回家。趁过年放假,有人回老家把结婚喜酒办了,假期长,不用请太多假,且亲朋好友都在,人多热闹;打算带在外面谈的对象回家,给父母亲戚过眼;另外,回家相亲也很重要。

腊月二十五,我从广州坐火车,跟一朋友去湖南。她25岁,家里催她过年回去相亲。临时用抢票软件抢票,未抢到朋友所在城市的车票。朋友家离长沙数百公里,在长沙下车,转乘汽车。下午4点出发,半夜抵达。

朋友18岁外出,7年间,先后在深圳、东莞、广州四家工厂做事。谈过一次恋爱,男生去了长三角打工,终没结果。她一直单着,这个年龄,在老家,女孩们已结婚生子。她不想回家,每回过年,在相亲中虚耗,她无法接受相亲结婚生子到终身的现实。相亲,她排斥,又无奈,但不得不遵从,父母的唠叨,难逃。QQ签名:“择一城终老,遇一人白首”。她盼望一份爱情,却内向,老实,一次无终,再待新情感,极为戒备,不敢向前越一步。她属那种好管理的员工,做事麻利,少与工友交流。我们认识数年,每次她跟我说起各种想法,很快又否定,害怕失败,害怕受伤,对爱情充满憧憬。她说起上次过年回家相亲的经历,她告诉我,每逢过年,村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会返村,一些没有对象的会去相亲,多少有成功的,马上她又细数着外出打工嫁到外乡的女孩,或者娶了外乡姑娘的男孩。村里需要媒人介绍的不多,选择的机会少,她有些失落。瘦弱的身躯饱含乡村的羞涩与忧伤,出来7年,她好像像只蜗牛,从阴凉的工厂探出柔软而湿漉的触角感受着外面世界,稍遇小小不顺,触角倏突缩了回去,躲进蜗牛般狭小的壳中。在粗糙的工厂世界,她还有小小的无所适

从,她慌乱、紧张,想眺望壳外世界。我理解她,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。广州火车站,我们碰头,去湖南,她拖着沉重行李,装满各种年货,整整两大行李箱。上了火车,她呆在座位上,默不做声。

2

过年回家的火车,车厢的气氛充满“年”味的兴奋。平日的火车上,彼此间少有交流,过年的车厢里,年味的喜悦冲淡了往日的戒备,过年成为了共同话题。它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,北方人回忆着童年的饺子、大雪、炮仗,南方人回忆着各种手工糍粑、年糕。没多久,车厢便熟络起来了。坐我们对面的中年人,在株洲下车。他1988年到广州,现已安家那里,他一人回株洲探望八旬老爸,老父亲和兄弟一起生活,父亲生病了,他请假回来陪伴父亲。他说,不知还能陪父亲过几次年。他说起童年往事,过年时节大雪纷纷,如今各在一方的伙伴、同学。人到中年,忆起往事,不免伤感,但他正值人生最盛时,总会有骄傲之事,冲淡了些许中年的伤感。他的言论中没有暮年的沧桑,还有一颗中年的壮心。在车上,他谈得最多的是车票与几十年火车的变化。20多年前南下广东的火车,车速慢,老式车窗,漏风,风直往车厢钻,冷,车内人多。车窗可推开,他第一次上火车,先把行李从车窗塞进去,人再随行李从车窗扒入。车少人多,座位票难买,他买的站票。车厢的过道都挤不下了,他只好把纸铺在座位底下,再躺进去,蜷缩在下面,气味难闻,脚臭、汗臭等。

异味交杂混合,又有人呕吐了,他说到现在,多了些感慨。中年人的经历让我颇感兴趣,便与他交流起来。他说以前的火车一路晚点,又慢,那次他从株洲到广州花了30多个小时。他本打算从广州坐车去深圳,当晚没有坐上去深圳的车,流浪在陌生的广州街头,他举目无亲,钱不多,又不敢投宿小旅馆,在公园露宿了一晚。在公园里,他遇到几个与他命运相同的人,从他们口中得知去深圳需要办理边防证等。当年的他,不知道边防证是什么。公园同伴说,没有边防证,被抓住,会送收容所,运气好会送回老家。他不想回老家,便留在广州了。20多年了,在这里安家了。他谈论他的同学,说起父亲的病,也讲了女儿与妻子及这些年的经历,广州与株洲的房价。他对高房价不满,对社会现实不平,感伤却不迷茫。他

是坚定要回株洲过年的,离除夕还有一周,他的妻子与小孩除夕那天从广州赶到株洲团聚。他担忧起重病的父亲,叹了口气,“可能是最后一次陪老父亲过年了。”年味对他有另外一种含义,他想多尽人子之责,跟父亲一起过人生不多的传统年节。过年,在老人心中是一种重要仪式。在老家,三十晚上一家人团聚守岁吃团圆饭,正月初一拜祭祖先,敬天地阎王,谢灶神司命……他的老父亲极为重视这些仪式。年近半百的他,对传统的仪式不如老父亲那般虔诚。说话间,我强烈地感受到老父亲带给他的影响,一点点不断地浸濡着他的内心,一代影响着一代,延续着中国的传统。

3

斜对面是一对年轻恋人,他们从东莞坐火车到广州东站,换地铁到广州站,在广州站上车去湖北,小伙子湖北人,女孩贵州人。奔波的疲惫掩饰不住他们的年轻与稚嫩,女孩十九,男孩二十一。她幸福地靠在他身上,男孩半握着女孩的手,女孩眼里溢满兴奋,男孩兴奋中余有隐忧。在东莞一家工厂,他们相恋,在流水线上装配电子元件。我在工厂多年,熟悉流水线生活。断续的交流,他们小心翼翼,不愿与陌生人说话,漫长的夜行火车,常常忍不住接嘴。男孩17岁到东莞,在厚街、虎门、东坑、桥头的工厂打过工,进过皮具厂、电子厂、五金厂、玩具厂,女孩一直在东坑的电子厂。在东坑的电子厂,他们相遇相爱。女孩已怀孕三个月,他们商量后决定,先去男孩家里,见见其家人。年后,再坐火车回贵州见女孩家长。他们原本想早点回家,交了辞工书,拉线上的组长一直拖,腊月二十三才离厂。先没订到火车票,计划坐汽车回湖北,女孩晕车,又怀孕了,反应大,他们又等了一天,早上用手机软件抢到这趟车的车票,他们觉得好幸运。在车上,大多时,他们沉默不搭话。两人共用一部手机听歌,我问他们听什么歌,他说了声“爱走天涯”,腼腆地笑了笑。窗外是寂静的黑夜,迷蒙的冷的旷野,车厢里,一对私订终身的恋人,女孩紧紧依偎着男孩,听那首“爱走天涯”,夜很冷/孤单的我勇敢前行/似乎你就在我身边/给我你温柔的热情”。看着他们,我想起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挣脱旧藩篱的情形,恍然想起电影中的一些情节,为了爱情,为了梦想,走天涯。

火车穿越一个又一个喧嚣都市,进入一座又一座幽暗隧道和深不可测的夜幕,一座座城市在夜幕中跳跃,如同闪烁的街灯,转眼消失不见,不留一点记忆。小恋人没有一点睡意,女孩盯着窗外,单纯的眼神有茫然,也有坚定,不知她在想什么。也许,她的身体有一辆爱情火车,湖北襄阳谷城也许是终点站。她选择去这个陌生地方。也许她曾听他说过很多这个地方的故事,因为爱,她有勇气跟随他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,她有过挣扎,还是决定跟他一起前行。我想起诗人曾卓的诗句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/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,惟一给她勇气的是那个与她同样怀着爱情的他,她握住他的手,紧紧地。

我见过很多身在异乡的人,“年”的味道

不再是以年夜饭、年货、饺子、蒸馍……而是一张小小的车票,如同家里的长辈们一进入腊月便准备年货,在异乡的人还没有到腊月,便计划着回家的车票。一张张小小的车票,有一个在车轮上奔跑的中国。

4

车窗外,夜色中的湘南,将近岁末,天黑夜冷。坐在隔壁的河南夫妻紧紧盯着行李,他们在驻马店下车,是驻马店确山人。这对“70后”夫妻一直在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,丈夫是拉模工,纯粹体力活。数年前,我在鞋厂做过短暂停留的流水线工人,拉模工属塑胶成型车间,车间弥漫着塑胶味,闷热,夏天的车间气温高过50℃,拉模工不停地重复地拉扯几十公斤重的模板。长年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,男人身体健壮。女人是鞋厂品检,鞋厂日夜班交替,长期昼夜混乱,如同所有流水线工人的脸一样,疲倦,暗黄,抽去了同龄人的活力。我熟悉这样的面孔,能一下子分辨出哪张是长白班工人的脸,哪张是昼夜颠倒工人的脸,哪些是工厂非流水线工人的脸。他们90年代出来打工,先在深圳,后来到东莞,在东莞换了数个工厂后,进了现在这家鞋厂,在这家鞋厂工作了15年。这家鞋厂先在东莞大朗,后又搬到番禺,现搬到了白云区,他们跟随这个工厂搬来搬去,一直没有离开这家工厂。他们两个小孩,大的17岁,小的8岁,在确山老家,跟爷爷奶奶生活,他们只有过年才能与小孩相聚。他们行李多,给父母的,给小孩的,往年都是坐汽车回家,长途汽车趁过年回家人多,票价比平常贵一倍多。没有办法,得咬紧牙,买票,回家,今年他们预订到了火车票。我想与他们多交流几句,他们像所有出来很久的工人一样,过度的老江湖对我的问题有些戒备,男人有时想多说几句,女人偷偷地用胳膊碰了碰男人,男人便止住了。他们不愿过多谈论工厂,只是抱怨火车票难买,今年买到票是运气好,我听着,不再做声。但愿买到火车票会成为他们今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这些年,很多身在异乡的人,“年”的味道不再是年夜饭、年货、饺子、蒸馍……而是一张小小的车票,如同家里的长辈们一进入腊月便准备年货,在异乡的人还没有到腊月,便计划着回家的车票。一张张小小的车票,有一个在车轮上奔跑的中国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此时的神州大地上随处可见一个大字——“福”,看看我们每家的门户,不论是单扇的还是对开的,斗大的福字十分显眼。再看那门楣上的横批:迎春接福,平安吉福,齐天洪福……

这福字,总会让我想起童年时的一张年画。一个福字铺满画面,福字上爬满了九个白胖白胖的娃娃,男娃女娃憨态可掬,女娃娃活泼可爱,非常招人喜欢。年画名曰:“多子多福”。

这是父亲的一个同学从城里送来的。它给我们家带来了少有的喜气。特别是我的祖父,更是爱不释手,贴在我家已经有些发黑的墙上,一贴就贴了好几年……

上小学后我才知道,祖父喜欢这幅年画,和他的名字有关,他的小名叫福来——这名字听来很“土”,但在我们冀中大平原上,不少人的名字都带一个“福”字——福顺、福聚、福友、福增;得福、守福、全福、嘉福……淳朴的人们也许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希冀和梦想。

祖父对福字情有独钟。他信佛吃斋,却从不说修行,而是说“修福”。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家有什么喜事儿,他到人家不说贺喜,而是文绉绉地拱手“祝福”。年三十的晚上,他给祖宗牌位上香,口中念念有词,祈祷的是:保佑子孙平安,平安是福……他给我们小孩子说古,也爱说一句话:“霸王虽有千钧力,赶不上刘邦四两福”。他不认为刘邦是顺应历史潮流,得天时地利人和,才打败西楚霸王的。而是认为刘邦的福气起了决定作用……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他常说的四个字是“吃亏是福”。

在农村居家过日子,时常发生些“吃亏占便宜”的鸡毛蒜皮。村里的许多吵吵闹闹,多是因为有人“吃亏”有人“占便宜”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,所谓3年自然灾害时期,村里分了“自留地”,我家地邻就是那种爱“侵地边儿、占地头儿”的人。地种着种着,就斜到我家这边来了。人们说,没他家那样的,再过几年就斜到你家的地中间去了。祖母说,这不是欺负人吗?得找他们理论理论。祖父拦着不让去,说占点小便宜发不了家,不要和他们计较,吃亏是福。

对他这种忍让,这种与世无争、应该争的也不争,我有些想不通,忍不住问,爷爷,吃亏就是吃亏嘛,你怎么老说吃亏是福呢!他摸摸我的头说,你还小,还不懂得这个道理。

晚上,我又问祖母这是为什么?祖母关上屋门,拨亮油灯,讲出了一个很遥远,让我听来很是离奇的故事,还嘱咐我,千万不要对别人说,这是咱家的一个秘密——

祖父兄弟三个,他排行老三,所以孩子们叫他“三王爷”。祖母嫁过来后不久,曾祖父说,你们兄弟仨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,到了要分家的时候了。那还是民国九年,农村人分家,是件天大的事,既要分房子又要分土地,于是请来了村里的长老和村公所的人,把家产做了肥瘦搭配,三家各一份。让这三兄弟挑选。

分家的场合很严肃,请来的公证人问,你们说这三份家产的搭配公平不公平?

兄弟三个都不说话,曾祖父沉默了一阵子,说,你们那点儿小九九,我都看得清楚,那几亩薄地,分得比较公平,关键房子,最南头的那一处差一些,算你爹没有本事,不能再为你们置办一套新房……

曾祖父说的那套房子,就是我出生的“故居”,早年间那是我们村里惟一一家富农的房子,土改的时候分给了一个类似电影《暴风骤雨》中的“赵光腚”的角色,他胡乱折腾,后来把这个房子变卖给了另一户人家。这家人闯关东离家时,曾祖父花7块大洋,把房子买了下来,由于年久失修,这处房子已经是墙破屋漏了。

公证人说,任何搭配都不会绝对公平,实在不行就抓阄吧,抓到哪一份就算哪一份。谁也没有什么话说,兄弟们也不会伤了和气,这也是通行的办法。曾祖父却不干,说不能让乡亲们笑话,分这么个穷家,还要闹到抓阄的地步。

于是老大说,我们家是大的让小的,老三,老二,你们先挑,挑剩下是我的。

老二也说,如果要挑,老三先挑。我再挑。

别看那么平平常常一句话,其实这里头暗藏玄机,也是对我祖父的一次考验。

祖父当时做了怎样的思想斗争,他从来没有说过,但人们知道的,就是他义无反顾地选中了最差的一份。

公证人写好了房契,请他们签字画押,分家的事情就算定了。曾祖父对我祖父祖母说,老三,当爹的对不起你们,你们吃亏了。祖父说,吃亏是福嘛!我还年轻,有的是力气,两三年之后就能把房子翻盖起来。

经过三年的省吃俭用,他们终于有能力把房子翻盖一次。拆除旧房时,奇迹发生了:在两根房梁中间,有一个暗阁,阁里有个小坛子,祖父把坛子打开,顿时惊呆了,坛子里装的是30块叮当响的“袁大头”。

在当时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那个时候,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头牛啊!祖父坐在那个小坛子跟前,半天没有说话。

祖父对祖母说,这房屋原来的主人,也就是小坛子的主人,应该是那位富农。而那位富农,早已不在人世,那位“赵光腚”,也已撒手人寰……我跟你早就说过,吃亏是福,这就叫吃亏是福哇。

这笔意外之财,让祖父的日子渐有起色。还用这个钱供我的父亲到省城念了高中。当我的父亲考上了北京的外交大学以后,乡亲们也说这是三王爷修下的福分。

可以说,这件事对祖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,“吃亏是福”这四个字成为了他的生存理念和处世之道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有人对“吃亏是福”这四个字有了许多负面的解读。有的说这是中国农耕文化中一种消极的态度,缺少现代人的进取精神;还有的说这里充满宿命感甚至是中国农民逆来顺受的自我解脱……

我依然固执地认为,真理往往是朴素的。祖父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他对“吃亏是福”的理解,却是充满了哲理的。可以上升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度来认识。如果在生活中总是惟我独大,事事计较,天天较真,那我们生活中的将是一个无福的世界。